

世界文学名著

茅盾短篇小说集

全国名人作家精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茅盾短篇小说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茅盾短篇小说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520 千字 印张 21.5

1997 年 4 月第一版 1997 年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611-274-X/1·264

定价:38.6

目 次

有志者	1
夏夜一点钟	17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22
尚未成功	29
无题	45
拟《浪花》	61
搬的喜剧	67
大鼻子的故事	75
儿子开会去了	93
官舱里	98
送考	105
烟云	113
手的故事	144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79
水藻行	188
某一天	203
耶稣之死	210
参孙的复仇	222
列那和吉地	229
虚惊	242

过封锁线.....	251
委屈.....	259
船上.....	271
报施.....	278
小圈圈里的人物.....	290
过年.....	303
一个够程度的人.....	323
惊蛰.....	339
一个理想碰了壁.....	347
春天.....	356
创造.....	365
一个女性.....	387
诗与散文.....	411
色盲.....	423
县.....	457
陀螺.....	473
石碣.....	489
豹子头林冲.....	494
大泽乡.....	499
喜剧.....	506
小巫.....	515
林家铺子.....	527
右第二章.....	561
春蚕.....	579
秋收.....	599
残冬.....	623
神的灭亡.....	639

当铺前.....	648
赛会.....	657
赵先生想不通.....	670
微波.....	677

有志者

睁开眼来，两片嘴唇轻轻一松，就有一个烟圈儿从他嘴边腾起，摇摇摆摆去了一段路，然后停住，好象不知道上前好呢转弯好，得站住了转一转念头，这当儿，那圈子一点一点扩大，那烟色也一点一点变淡起来，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没有。

这不过是几秒钟间的事情，然而躺在那里看着的他，却觉得很久。他第二次（略为有点性急）把嘴唇再那样一松，这回是两个烟圈儿出来了，厮赶着似的，一前一后，前面那一个在一尺路以内就胀破了，后面那一个却赶过头去，——去的很快，因为很快就来不及扩大，他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就想着，“这一个也许可以达到账顶罢？”但是忽然象中了风，那烟圈儿一下子就消处毫无踪影。

他有点失望。再张嘴。可没有烟圈。吸有一团淡到几乎看不见的口气和烟的混血儿。于是下意识地把香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气，打算如法泡制，这当儿，他夫人的脚步声从房门外来了，——是夫人的脚步，决不会错。老是象拖着鞋皮——拖噜拖噜。他一听见就会头痛。他会立刻想象到自己脑髓平了成为地板，而他夫人的鞋底——拖过！而且，他好象已经是地板了，他看得见夫人鞋底粘着的煤悄，鱼鳞，青菜梗。他忘记了制烟泡泡儿，忘记了有满嘴的烟在那里，烟呛住了喉咙，咳咳咳——他两手捧住了脑袋，睁圆着一对恨极了的眼睛。

“又是我打搅你了。”夫人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你看，阿大撒了我一身尿，不换件衣服怎么成？”

他苦笑。夫人进来总是有理由的。然而，他讨厌他夫人屡屡进

来，也是有理由的：他不趁这暑假的期间写成一篇“创作”，难道等开了学一星期二十小时的课，百来本作文簿那时倒写得成么？难道因为阿大会撒尿，夫人要揣衣，他就活生生“牺牲”了稳可以到手的“创作家”的头衔么？不成的！那怎么对得起他自己呢！——他的“人生经验”，他的“天才”，他的五年来朝思暮想的一鸣惊人的大抱负大计划！五年前他毕业的当儿，不是早已在师长和同学面前——简直是在全世纪面前，宣言他要精心结构“创”一部“作”么？已经蹉跎了五年了呀！不成的！那个——简直不成话！

然而夫人的进来总是有理由的，他只好苦笑。

然而更糟的是他夫人换衣服竟比他做文章还难。这个女人总是那么拖拖沓沓！而且阿大又在下边器起来了。这孩子，哭门一开，起码得二十分钟，象母亲。他忍无可忍似的从床上跳起来发话道：

“嗨！你这人，阿大总是要撒尿，你总是要换衣服——嗯，要换衣服呢，那——你不好把衣服多放几件在下边么？”

“暖暖，只有你才想得周到呀，这已经是换到第三件了，这一早上！”

他夫人一面说，一面把一件淡灰色很短的单旗袍拎在手里相了一相，就披上身去。她扣好了大襟头的钮子，低头看看，忽然自己笑起来，“从前就是行这么短！”她自言自语，再扭过头去看看后身。皇天在上！他空一件衣服也象他做文章！他无可奈何地再往床上一躺，叹口气，喃喃地说：

“哎，哎，总得有个书房——书房；没有书房，产生不出——哎，伟大的——”

他没有说完全，就觉得喉咙头梗住了。哇——哇——下边的阿大却已由示威变成的开火。夫人赶快足跑。到房门边，她又回头朝她丈夫看了一眼，象是含嗔又象是安慰，轻声说：

“何苦呢！暑假末，休息休息好啦！”

他皱了皱眉头，不回答。“何苦呢！”他心里也这么说了，一句，可是——阿大要撒尿，夫人要换衣服，当真比他的“事业”还重要么？笑话！可是，夫人这句“何苦呢”，近来常常挂在嘴头了。真不应该！

人家做老婆的，激励丈夫安排着一个适宜于“创作”的环境，她呢，倒反打退堂鼓。气数！而且——而且，她自己整天捧住个阿大，就好象人生的意义整个儿有了。“看我，五年前的计划，理想还不是一古脑儿收起？”她还这么说呢！没志气！想不到她会变成这么平凡的！“只好随她去，然而害得我也平凡，却是不可怒的。”——他心里流泪地说，点着了一枝香烟，又吧叹气。

这一回，他不制造烟泡泡儿，烟从口里接连喷出来，又从他鼻孔里；不多会儿，他的脸上罩满了一阵白烟，他在烟中看见了五年来的“过去”。他在烟中看见了新婚不久后的他夫人和他自己。夫人那时穿着正就是刚才换上的那件短得奇怪的淡灰色单旗袍，然而比现在美。

二

吃过午饭，阿大照例睡一觉了，夫人在楼下轻手轻脚料理些杂务，时时侧着耳朵听。橐橐橐的皮鞋声在楼板上响到窗前又响回去。夫人听了会儿，忍不住抿嘴笑，笑过了又皱眉头。这样难产的“创作”应当是好的罢？

忽然皮鞋声橐橐橐地响到楼梯头了。忽然又停住。夫人关心地朝楼梯那边望了一眼，忽然皮鞋声响下楼梯来了，丈夫脸上是一股心事。

夫人赶快迎上去，一个笑靥，低声说。

“怎么下来了？要什么，你叫一声好啦，我老在这里留心听你。”

他摇了摇头，朝他夫人脸上看着，似乎有话要说，但是眉头轻轻一皱，就橐橐橐地走到客堂里，那走法大有神经病的样子。“轻些！阿大——”夫人跟在后面警告。他好象浑身一跳，就站住了，朝摇篮里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懒洋洋地坐到一张椅子上去了，朝摇篮里睡着的阿大看一眼，懒洋洋地坐到一张椅子上去了。夫人眼到椅子边，一手搭在他肩上，正想开口，他倒先说了，一个个字都象经过咬嚼：

“想来，想去。这——环境里，断乎——断乎，写不出，好创作。”

“那你就别写罢。暑假——”
“哎，先来个‘不用’——不是办法！”摇着头，加旨那“不是”的力量。

“那怎么办呢？衣服什么的都搬到楼下来罢？”

夫人诚恳地说，眼睛看住她丈夫。一个停顿。他象是在沉吟，又象是在斟酌；终于，眉毛一挺，毅然决然了：

“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嗯，衣服什么的，不是主要；怎么你会把衣服什么的看了主要？不然，不然！唯一的办法是——嗯！我考虑过无数遍了，嗯，只有离开这环境，我——我到什么山里，什么庙里，聚精会神完成——完成我的创作！唯一的——唯一的粉法！”

夫人不回答，出神地看着一只墙角。等了一会儿，他不耐烦地说：

“不明白么？你看不到这相必要罢？”

“喂。是的，是的！不过，不过，”她勉强笑了一笑。“不过我想起四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已经要——写一部创作？你那时住在一座庙里，虽不是山里，倒也跟山里差不多，可是你那时老追着我，说：寂寞呀，空虚呀，创不了作，你说我们一块儿就好了，你那时不是说得很认真的么？——”

她说不下去了。她绷紧着脸轻声笑，忽然掉落一对眼泪来，但是眼泪挂在面颊上，她倒真心的笑了起来。过去的追忆，似乎毕竟也还甜蜜。

似乎有点窘。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急口地叫道：

“那，那，也不是我的错呀，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呀！这个，不到一年，就有了他呀！”手指着摇篮里睡着的阿大，却又顿着脚，“该死，该死，没等我创了作，他就来了！所以，这个环境，埋没天才，非——非离开不可！”

夫人早已又笑不出了，看着他，又看看摇篮，赶快伸一条腿过去，脚尖点住了摇篮边轻轻摇了一摇，可是来不及了，阿大一双手已经狠命揉着他的小脸，这是要哭。夫人跑过去，一把抱了起来，

已经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他觉得背上全是汗，洋纱短衫粘住了，他反过手去拎一拎空。

“不成！真不成！非得——非得离开这环境不可！”他说着又叹了一口气，便豪豪地开正步走上楼去。

三

过了几天，他居然独个人住到庙里去了。庙就是从前他恋爱“发痒”的那只庙，可不在山里，而在小小的乡镇。他分了三分之一的家用——四十块钱，预定要在这庙里住上六个星期。

第一天是要布置出一个适宜于“创作”的书房来，一眨眼便已经天暗。他也累了，朝一盏美孚灯呆坐了会儿，听听窗外草里的络丝娘，自觉得“灵感”还没来，就是床睡觉。

他有梦。当然是“创作”成功的梦。他读过孙博翻译的《沉钟》。他知道剧中的铸钟匠亨利那口钟就是“伟大的艺术”的象征。他坚信着自己这见解，谁要说他解释错了，他就要吵架。现在他梦中就看见他的“艺术的大钟”居然成功，而且没有掉在湖里却高高地挂在庄严华丽的钟楼上。而且他亲手拿着檀香的大杵，凛凛然撞这口“艺术的大钟”了。

洪……洪……洪……

他梦中笑醒来还听得这庄严的钟声在耳边响。他揉了揉眼睛，把小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咬一下。不错，他感觉得痛，他不是梦中。但是那钟声明明从窗外飞来：洪……洪……“当真和拜轮一样，我一觉醒来就看见自己是文坛名人了么？”他这样想着，就赶快空衣下订阅。这当儿，他的脑细胞一定是下了紧急全体动员令了；他平日读过一切外国（自然没有中国）文豪成功史都一刘涌现来了。他眼前突然来了大仲马的比皇宫还富丽些的 Monre-Cristo，^① 他便立刻拿定主意他决不象大仲那样做孟尝君。他也许一星其请一次

^① Monte-Cristo，法国作家大仲马著的小说《基度山恩仇主民》中的人物；这里指他所住豪华雄伟的爵府。

客——咳，在他的 Monte-Cristo 请一次客，然而决不让比他次等的文人天天来揩油。而且也许他要养几条狗防防贼，可决不能让他的狗带理半条野狗来帮着吃。不，一百个一万个不！他可不能象大仲马那么糊涂！

“不！”他跳下床在那破碎的方砖上顿一脚。象踏着了火砖似的，他的脚立刻缩起来，双手抱住了。他还没有穿袜子，破方砖刺痛了脚底心了。他抱着痛脚倒在床里，无端的哈哈狂笑。

洪……洪……洪……钟声还是一句句响着。

他揉着痛定的脚，渐渐想起这是庙里的老和尚撞大殿上那口钟罢，便觉得有点扫兴。于是穿上袜子，趿着鞋皮，小小心心踏在那些破碎的方砖上，推开了一扇窗，他就响小和尚打脸水。

到乱划野花的石阶上站了一会儿，他就信步踱出庙门来了。一边踱着，一边就心里打起算盘来。调庙里一个半月的租钱——不，香金，去了十块。茶水灯火在内。倘使带一份斋，那么按日三毛大洋，三三得九，一三是三，三五十五，——哦哦，该是十三块五角罢，当然轻而易举，但是，但是——他是为“创作”而来的，用脑的，总不成餐餐豆腐青菜会产生出雄伟浓艳的产品，好在镇上有的是小馆子，新鲜的鱼虾，肥嫩的鸡鸭，每天化上——唉，小镇里的物价总不至于贵到哪儿去。

他挺了挺胸脯，觉得自己的电虑真是周密之至。

“不过这会儿是早饭呀，该吃点什么好呢？”走近了市廛的时候，他猛可地这么想起。他站住了向街上街下张望着，原来有小馆子也有带卖点心的蔡馆。他就自然而然进了茶馆去。“按照卫生，早上不宜劳腥油腻，品一会茗提提神是好的，”——他给自己的行动解剖出坚实的学理。

然而因为蔡，他就联想到咖啡。对不起，他在家并不是每天早上都有咖啡喝的，——不，简直一星期一次也没有，不过此番是大规模地来潜心“创作”，应当备一点咖啡。对了，咖啡是不可少的。不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全仗了二万几千杯咖啡？

“哎，哎，怎么从前就忘记了呢？损失，天大的损失！不然！我

的杰作早已产生了，何待今日！”捧着蔡杯的他这们想就喝了一口，同时他又喊了一客葱花猪油烧饼和一客肉馒头。

四

夫人将他指定要的黑咖啡买好奇了来时，已经是他在庙里的第四个黄昏。三天来他的生活很有秩序；早上吃菜，半小时；午饭晚饭，要是碰到闹汛，那就费神一个钟头也还算幸气。余下的时间就是摊好原稿纸坐了下去。捧着脑袋构思一会儿，好象“淡感”还没来，便点起一枝香烟催一催；坐着抽烟又好象不得劲，便躺到床上去，也照例制些烟泡泡儿；于是再坐到原稿纸面前去。再捧着头，再点着烟，再到床上躺一会。这是刻板的。有例外，便是在两枝香烟中间偶然不回到原稿纸面前去，而到房外那乱草天井中踱这么一刻钟二十分。

这样秩序整然过了三天，原稿纸撕掉过十几张，但是摊在书桌上原稿纸依然只标着一个大大的“一”字。

这怪得他么！夫人还没把黑咖啡寄来呢！这个责任自然是夫人负的！

然而现在黑咖啡终于寄到了。他的脑细胞又立刻下了全部紧急动员令。他一面在美孚灯上烧咖啡。一面就反生平听到的外国大文豪的轶事一古脑儿想起：司各德一个早晨定二三万字呢！丹衣雪乌白天骑马游玩，晚上开夜工，二十万言的小说也不过一星期就脱稿呢！——“哈哈！咖啡！咖啡万岁！”他不其然喊出了口。

那一晚，他开了第一次夜工。

似乎黑咖啡当真有点魔力的。他坐在原稿纸前面不到十分钟，便觉得文思汹涌，仿佛那未来的“杰作”的全训结构蓦地耸现在他脑子里；“哈，原来早已成熟了在那里！”——他夹书记中还能自己评赞了一句。他象大将出阵似的掳起袖子，提起笔来，就准备都把“原来早已成熟了的”移到纸上去。他奋笔写了一行。核桃大的字！然而，然而，干么了？脑袋里“早已成熟了的”东西忽然逃走！真有

那样没耐心多等一会儿的！

于是他不能不捧着脑袋了，不能不搁笔了。约莫又是十分钟。他听得络丝娘在窗外草堆时刮拉刮拉，多么有劲，他又听得金铃子吉令令地摇着金铃。他脑子里的“杰作”的形体渐渐又显形。他眼睛里闪着光芒，再奋起他的 fountainpen，^①又是核桃大的字，然而不到半行，猛可地腿上来了一锥，他反射作用地拍的一下，半手掌的红血！就在这当，脑子里的东西就又逃走。

现在他觉到占有这书房的，不是他而是蚊子，呐喊着向他进攻。他赶快朝桌子底下一看，原来蚊香已经被他自己踏熄了。这一定是刚才第一次文思汹涌时他不知足之蹈之闯下了的小小乱子。他只好再搁笔了。再烧起一盘蚊烟香，于是第二杯咖啡。

照例第二次的东西总得差些。黑咖啡也不能例外自居。他苦苦地要把雾一样的脑膜上的影象捉到纸上去，然而每次只捉得一点点儿。而且那些影象相似是世界上最胆层的東西。络丝娘的刮拉刮拉，金铃子的吉令令，都足够吓它们立刻逃走。第一次的黑咖啡召了它们来时，它们可还不是这样“封建思想”的小姑娘似的！

不过还有第三第四杯黑咖啡。

不过第三第四杯黑咖啡的效力一定还得依次更差些！

而且美孚灯也要宣告罢工了，灯焰突突地跳，跳一跳便小一些。

他的一双眼睛也有点不听指挥，他轻轻叹一口气站起身来，看看原稿纸，还是第一张，十来行核桃大的字；看看地上，香烟屁股象窗外天空的星！

很委屈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可惜那第一杯黑咖啡召来的第一次“灵感”没有全数留住。“怪不得人家说汉字应当废除呢！要不是为的笔画太多，耽搁了工夫，我那第一次的想象岂不是全可以移在纸上么？——至少是大部！”他这样想着，翻一个身。

“听说西洋的大文豪，比如伊伯尼兹罢，从来不作兴自己动笔

① 英文：自来水笔

的；他们有女打字。他们拿着咖啡杯，一面想，一面口说，女打字就嚓嚓地打在纸上。对呀，说比写快，打字又跟说一样快，那自然灵感逃不走！要自己写，还要那样麻烦的汉字，真太不像话呢！”他一百搔着背上的蚊虫疤，一百这么想着，觉得有点悲哀了。

但是再翻一个身，他的悲哀便又变为愤怒。都是受了生活压迫的缘故使他不得在暑假“创作”，使他不得不过来这草镇破庙受蚊虫叮，而且使他没有女打字！要是他此翻当真还是“创”不成“作”那责任应当由“生活”由社会去负，他是被牺牲了的，他有什么错呢！

他诅咒又诅咒，他终于在诅咒中睡了去。

五

以后是他历试西洋大豪们各种各样的写作习惯的时。

因为第一次开夜工的成绩太坏，他就不敢于学巴尔扎克。“这一位巴老先生好个结实的身體呵！听说他的头劲就比别人粗，头发跟马鬃似的，身材又高又大，有水牛般的精力。我怎么学得了他呢！而且他的书房里一定没有蚊子！”他感伤地想着，不免也带便恨他爹娘为什么不把他生的又高又大些。但是他不能不“创作”，而“创作”又必须有“方法”，于是他就想到了司各德。这位老先生脚有点儿跛，身体似乎差些，他是早上写文章的。对了，早上，吃早饭前，古哲说的什么“平旦之气”。

他决定主间要起早了，虽然起早也并不容易。预定是六点钟，可是睡眠之神偏偏让他七点钟醒来。“哦，得有一个闹钟呵！”他打着呵欠想。也照黑咖啡的老例叫夫人寄一个罢，不成家里没有闹钟，得现买，买买恐怕又得好几天。而且夫人肯不肯买也还成问题呢！上次寄黑咖啡就已经唠唠叨叨说上半车子话，说家里剩下几个钱算算总不够，阿大肚子不好也还没有看医生，糟糕！

然而他不是轻易地就屈伏的人呵！一定得想法出个闹钟来。

那天从蔡馆里用过早饭回庙的时候，他就跟庙里的才能和尚商量，请他每天早上六点钟权充个“报晓头陀”。

“哦——六点钟么，出家人没有自鸣钟呀。”老和尚懒洋洋地说。

他搔了搔头皮，心里想还叫夫人买个闹钟寄来罢，但一转念，就歪着脑袋问道：“你每天是什么时候起来的？”

“我么‘头鸡啼说打坐念经了。’”老和尚一对鸡婆眼直盯住了他的脸。

“好好，就是头鸡啼罢。——头鸡啼来叫我！他把问题解决。

为的是要划一时代，这天白天里他就爽性不创作。他躺在床上喷了几个烟圈儿以后，猛可地又想起何不同时候学一次丹农雪鸟，总该有点益处。他当然没有一匹骏马，但乡下人有的是牛，一头黄牛或水牛想来也使得。

于是在上午就出发了，离庙不到一百步，就有田。绿油油一片。可是不见牛呵！他用了写实主义作家实地视察的勇气跑过了三四道田畦，果然望见远无地近一条小河处耸露起一只牛角。他禁不住心里一喜，脚下就更有劲了。他一口气奔了好大段路，整个牛都看见了，然而糟啦，一个不识趣的乡下人刚刚牵那牛到水车边，看样子是要上工了。等到他赶到跟前时，那牛早已得驯良地在盘着水车，牛脸上一副大眼罩。

“一切的一切都在阻碍我创作天才的自由发展呵！”他这样想着，没精打彩走着回头路。肚子倒饿起来了，田里可又没有小饭馆。但是这一点挫折只使他更加坚决。午饭后他换了个方向去找，居然有了，三四条，黄牛水牛全有，都不在工作时间，躺在大树根下乘风凉。他和看守的乡下孩子办了个交涉，两个铜子骑一骑。什么都得花点本钱，他很懂得；可不是他创作成了后他也不能让书店欠版税？

他把那几条牛一条一条都骑过。他骑的不很在行，然而很满意。骑到最后一头，那是黄牛——的时候，狎可地他觉得“灵感”来了，他预定的小说人物之一，可巧也是个牧童什么的，骤然从他脑子里跳出来，活龙活现站在那里。“哈哈！”他狂笑了一声，滚下牛背，搓搓手，然而，笔呀，纸呀，工具都不在手里，他再搓搓手，扫兴

地叹口气。

不过无论如何他这次“拟丹农雪乌”是成功了。他在夕阳影中回到庙里，心里是愉快的，充满着希望的。照理他接着就该开那么么一个全夜工。因为丹农雪乌的“方法”确确凿凿那样的。但是他为的已经“把一颗信仰献给了司各德”，而且四肢百体也好像要不依，所以他用过夜饭后只把笔墨稿纸香烟，还有黑咖啡，都安排得整整齐齐，就放心睡觉了。

他不知道睡了多少时候，也不知道做了梦没有，总而言之，他恍惚滑下了黄牛背似的浑身一跳，吃惊地睁开眼来的当儿，一条太阳光正在他额角上游戏。他赶快从枕头底下摸出表来一看，他妈的！又是七点钟多点儿。

他这一气非同小可。“咳咳，一盘新计划，又被破坏了！”——他穿着袜子的时候这么说。“而且，可恶的，老和尚可恶！干么他也要存心破坏我的创作计划呢！”——提上鞋了的时候又气冲地说。

等不及洗脸他赶到“方丈里大声叫道：

“呔！昨天谈判好了的，你一早叫醒我，怎么你偏偏不叫呢？”

笃笃笃地老和尚起劲敲着木鱼正做早课，只把眼皮抬起来朝他看了一下，嘴里依然喃喃地念经。旁边的小和尚却连木鱼也忘记敲了，乌溜溜两只眼睛只朝他头上看到脚底。

秃——老和尚的木鱼捶子忽然敲到小和尚头上了。秃秃！又连了两记。老和尚不念经了，侧过脸去。小和尚却涨破了喉咙，“南无佛，南无法”的乱嚷起来。老和尚赌气似的再敲了小和尚头一记，就喝道：

“你贪懒！你不曾去叫罢！”

“哼哼，这样大事件你交给一个小和尚怎么成呢！”

“我叫的，叫的，”小和尚明白过来似的急口说，“他不醒呀！我叫的！”

“胡说八道！我没有不醒的！大事情在我身上呢！”他气得跺脚。

“我叫的！我在窗外叫了半天，你不醒！”小和尚差一些要哭了。

“出家人不打诳语。先生，实在是你睡性好了点儿。”